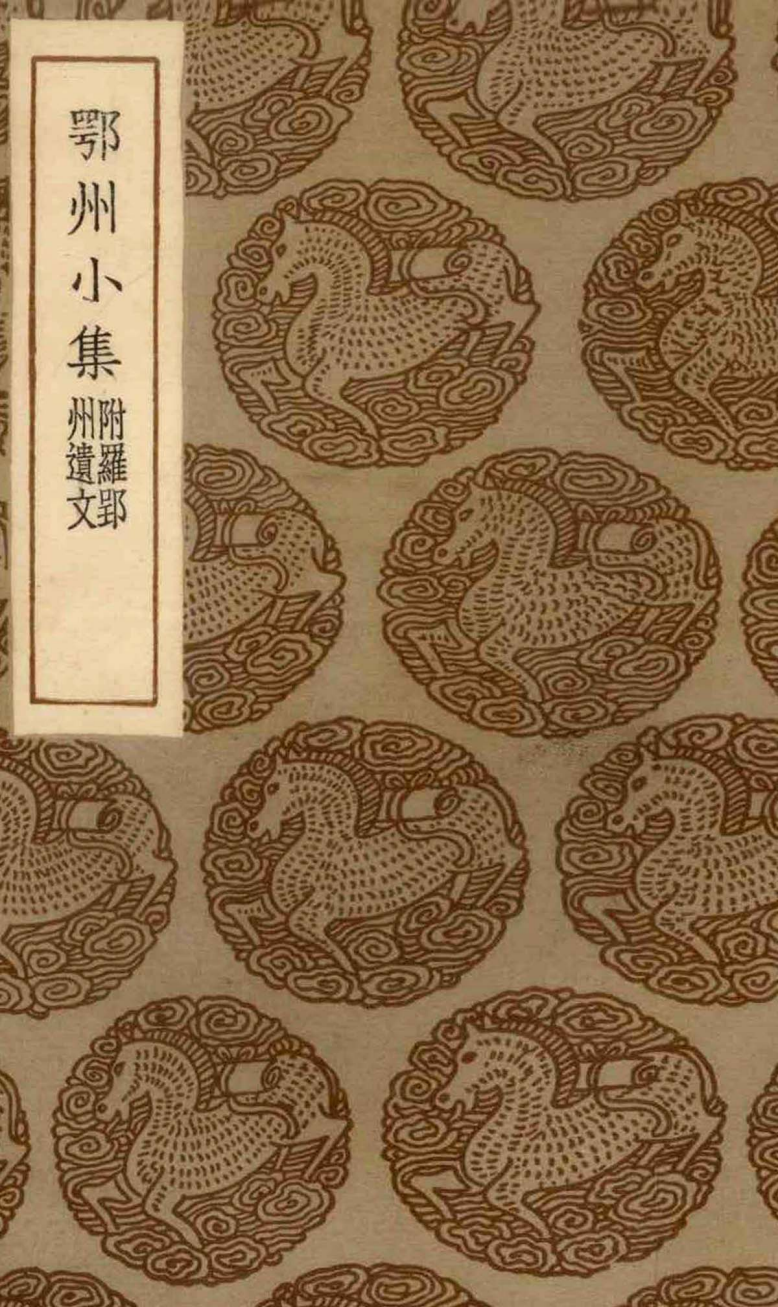


鄂州小集

附羅鄂
州遺文





鄂州小集

附羅鄴州遺文

羅願撰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撰者 羅 願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王雲五主編
叢書集成初編
鄂州小集
附羅鄧州遺文

(本書校對者章德宣)

今上以聖神廣運之治，聲教誕敷，章于雲漢，經術文章，稱極盛矣。迺崇儒重道，異數便蕃，而尊揚朱子也尤至。朱子吾新安產也，集有宋諸儒之大成，表彰六籍，大道丕顯，至摛辭綴翰，不獨兼擅歐曾王氏之長，直追漢唐而上。顧平生所亟推爲文有經緯，而遜謝弗及者，則又同鄉之羅鄂州，卽鄂州之文可知已。嘗論古今文章之事，代殊歲積，要惟原本經術，而後能明體達用，論世而知人，舉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，邇而民生日用飲食之恆，遠而天下國家之經且變，鉅而虞夏殷周已來，盛帝喆王制作之遺法，微而昔聖昔賢所未白之隱念，與所不忍遽白之情，莫不發揮旁通，以正人心，維風俗，昭被於無窮，而不侔於浮華無根之譚，暫炫一時，訖就澌滅，如燭火之末光，電影之餘照焉，而始可謂之經緯之文。蓋六籍之書，譬諸日月之麗天，珠連璧合，燭八紘而徑千里，若夫燦然三垣之外，環列于四方者，悉儲精陰陽，輝映終古，而與二曜並垂宇宙間，故曰五星爲經，二十八宿爲緯，凡文之原本經術者皆是。而鄂州固其最著者也。乃當日以所存僅止於此，而惜之，而目之曰小集，不知文之大小，分於經術之淺深，而不係乎卷帙之多寡。鄂州之文，貫幽明，括遠邇，微無不晰，鉅無不舉，雖見諸施行者，未盡其用，而精理爲文，秀氣成采，明星列宿，永堪日月爭光，而經緯天地，奚翅元黃繪繡，備黼黻之大觀已邪。而又何小之足云。彼高頭巨軸，盈尺等身，翬翬然以著述自期者，豈少哉。未幾燭火電影，同歸無何有之鄉矣。以視鄂州，其相去爲何如也。原集五卷，前宏治中，刻於裔孫文達，游更兵燹，流布漸稀，余特取舊本，校讎補綴，授諸剞劂，以廣其傳。俾識吾新安經術文章，淵源有自，而鄉里後進之士，當務敦尙實學，張皇大業，益用以鼓吹昭代之休明，而先

正之餘韻流風。長以不墜。由朱子之語。而深味鄂州之文。并由鄂州之文。而益沈潛反覆於朱子之微言奧義。卽曠百世而可以相師。毋蹈以鄭君爲東家邱之誚。而甘爲西家之愚夫也。是則余區區輯錄之私心也。夫。同里後學程哲。纂於七略書堂。時康熙癸巳立秋日。

羅鄂州小集原序

文章與天地相爲終始。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。蓋自夫天地既判。三辰順布。五行錯出。其文著矣。伏羲畫卦。而人文始開。文王贊易。而文益備矣。及夫兩漢。二馬楊班。或以紀載事蹟。著於策書。或以述頌功德。刻之金石。文章之作。始濫觴矣。自是而降。一代之興。必有一代之制。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。豈惟足以傳其事功。因以觀其治亂。故唐之盛。則稱韓柳。宋之初。則有歐蘇。南渡以來。又世道之一變也。見稱於時。則有吾州二羅公焉。六朝五季。蓋寥寥乎無聞矣。然則三代而上。聖賢迭興。其所述作。尊以爲經。不專於文章。而不能不文章。兩漢而下。文人才士。相與論著。流而爲史。必工於文章。而後能文章。今之文章。兩漢之謂也。大羅名頌。嘗知郢州。小羅名願。嘗知鄂州。鄂州之文。尤爲縝密古雅。惜其全集不傳。今行於世者。鄂州通守劉清之子澄之所刻。蓋鄂州既終於郡。子澄因以所見。裒集成書。號鄂州小集。視其大全。蓋什一耳。歲月既久。小集亦不復存。予嘗得之於藏書之家。讀而愛之。乃謀刻之梓。以廣傳布。從予游者。洪氏之兄弟。曰斌。曰杰。曰宅。鮑氏之叔姪。曰元康。曰深樂。以其資共成之。而請予爲之序。予聞諸先生長者。南渡後文章。有先秦西漢之風。新安二羅其人。而淳安社壇記。尤爲世所稱頌。以予觀之。陶令祠堂記。張烈女廟碑。理嚴詞暢。讀之如登軒陛。而聞鍾呂之音。至於論成湯之慚德。則所以發千古聖賢之心。明萬世綱常之正者。爲何如哉。宜其稱於當時。傳於後世也。但朱文公常欲附名集後。卒不及有所論作。顧予何

人而序其首。此則鄂州之不幸。而予之大幸者也。因爲上下天地經史之文。古今盛衰之變。使讀者知其
所自。而不苟焉。是亦爲學之一助也。鄂州字端良。號存齋。乾道二年進士。師山鄭玉子美。謹敘。

右鄉先達宋朝奉郎權發遣鄂州軍州事羅公文五卷。權通判鄂州軍州事臨江劉公清之所編次。公與
劉公同官於鄂。公旣卒官。劉公因以是編刻真郡齋。於公平生所著不能十一。故題曰小集。其藏於家者
餘五卷。不幸一再傳而中絕。遂俱亡矣。惟新安志爾雅翼二書。吾郡嘗刻諸梓。此小集者。郡人亦嘗再刻
之。故家有其書。兵火後板本旣弗存。三書皆不易得矣。訪避地還。藏書多散失。求小集於友人。又得鄉先
生陳公櫟所傳本。而正其疑謬。顧二家本皆前闕篇目。乃爲敍錄如上。宋南渡後。士大夫經術政理。無愧
東都。惟文辭若與世俱降者。雖能言之士。參立角出。各名一家。高文大冊。照耀先後。而慶歷元祐之風軌。
邈不可追矣。公之爲學。自三代制作名物。帝王經世之迹。古今治忽之變。下逮草木蟲魚之隱蹟。博攷精
思。靡不淹貫。起歐陽王曾氏。上接漢秦。求其合作。而斟酌劑量之。故其爲文。質厚中正。而節度謹嚴。本人
倫。該物理。關世教。而未有無所爲而爲者。使天假之年。恢廓光大。見諸設施。議論風旨。自本朝而達天下。
則韓歐諸子。所以彌綸紹代者。赫然復見於當時。夫豈至於散落僅存。如今所傳而已。然則劉公旣深哀
之。而子朱子每見其文。輒推讓之。此聞其卽世而歎息之者。其不以斯歟。公早歲嘗以薦授京官矣。考滿
歸。卽請祠。旣第進士。得縣矣。復請祠。越五載。乃起倅贛州。旣滿歸。又七年。乃得郡。其於進退取舍之際。如
此。志之所存。何可量也。而天固嗇之。則當世君子。所以重爲公惜者。豈惟以其文哉。雖然。公之於文。則有

道矣。公嘗論儒者之學。去己之私。以盡其所受之分。以施於上下親疎之際。前聖有作。大經大法皆具。今之學者。亦求合於彼而已。其有不合者。積思以通之。汰去浮游散越之念。而日就親切。忽不自知其合矣。嗚呼。昔之以文名家者。蓋未嘗及此也。以公學於古人。而反求諸己者。類得其要如此。於文辭其有不合乎。讀公之文者。試以此言思之。公諱願。字端良。號存齋。劉公字子澄。後鄂州卒。一百八十一年。甲午歲十一月。日南至。休易龍源東山趙汭子常謹書。

羅君傳道。鄂州使君。七世諸孫也。將赴官洪之靖安。使其表弟汪弁。奉寫本鄂州小集。來校其闕誤。將刻諸官舍。汭以所藏本證之。去其續編之弗類者。而補其闕逸。以還劉公之舊。昔四明王公伯厚。以博洽名一世。守吾郡時。於鄂州遺書。尤致意焉。嘗與郡人方公萬里。求諸羅氏。得爾雅翼而刻之。學官其雜著。則舍劉公所編外。片言不可復得矣。況茲再更變故也乎。併錄所序編目以歸之。嗟夫。吾郡先達。如金忠肅。程文簡。汪龍溪。吳竹洲。方秋崖。呂左史諸公。文集失傳者多矣。亂亡之餘。安得子孫。皆如傳道之克自樹立。以世其家。而因得重刻家集。以廣其傳乎。舊題後十有一年。八月。幾望。汭再書。

堽以戊子之夏。哭雍郡虞文靖公於崇仁。遂得與新安趙子常。定交於哀弔之頃。別後。子常惠書。言有鄉先賢羅鄂州小集一部。留他友處。相遺以爲好。久之。其人弗果致。越十有八載。而鄂州七世諸孫傳道。來爲丞於江右之靖安。則子常之姻友也。予以流寓南昌。因得會語。詢及鄂州集。則兵後刻本亡矣。傳道早夜兢兢焉。惟先世遺書泯墜。是懼。求訪抄寫。得所爲辭賦。古律詩。雜著。記序。行錄。誌銘。碑箴。祭文。題跋。奏

割表牋書啟等凡九十二篇。釐爲五卷。迺出其囊中寫本以見示。且俾爲之校讎。將再刻於梓。燠敬受而伏讀之。慨然有歎於前代文獻之盛也。鄂州諱願。字端良。初以世澤得官。後登乾道二年進士第。終於朝奉郎。權發遣鄂州軍州事。其歷官多善政。其爲學則自幼居家庭時。以父兄爲師友。觀其所序古今長者錄。可以窺其養德之有數也。蘊蓄充溢。本末兼具。磨礱灌漑。時而出之。故其所著。皆有以關世教。厲風俗。追古作者而無愧。其所摭發。必勾深致遠。曲折條暢。盡達其意之所欲至而後止。其賦詠。則又擬楚音而宗杜陵。非若文苑之士。挾偏長以鳴於世也。其所告於君相者。又皆忠愛之辭。有遠慮而無忿激之弊。與夫草茅疎闊於事情。攘臂以談恢復。於南北休兵講好之日者。又不同矣。宜乎在當時。則子朱子歎美而敬服之。卒於官。則劉公子澄哀遺稿而亟刻之。非徒以鄉里與同僚之好也。然劉公名之爲小集者。已恨不得其全矣。今傳道求訪於喪亂之餘。所得又僅止。此豈不重可慨歎。而傳道之志。則君子所宜嘉尙而贊成之也。金華宋景濂。旣作題辭於卷端。王子充又爲之後序矣。若予者。獨感夫十有八載之久。知有此集。而今乃克見之。故以區區所得於觀覽者。附贅編末而歸之。其傳寫之訛者。已更定畢。有闕落者。仍其舊。刻成之後。期以摹本爲寄也。乙巳夏六月庚寅。翰林國史院編脩官。楚王長史。新喻趙燠謹書。

宗頤伏讀鄂州羅先生小集。而有感焉。兵興十五年於茲。故家文獻蕩盡。子若孫泯絕弗繼紹者。往往而是。子若孫雖存。然愚懦或暴橫。僭不知先世文物可貴尙者。又往往而是。有賢子孫。而文獻又足徵者。若鄂州未之多見也。予邑丞傳道。暇日以家譜示予。則自始祖至傳道。十有七世矣。鄂州先生。則其七世祖

也。舉宋乾道二年進士第。歷官至鄂州守。文章政事。炫譽當時。所爲文十卷。刻本毀於兵。傳道以泯。歷先世遺文。是恐是懼。極力搜訪。遂得辭賦。雜著。記序。表奏。書劄五卷。其忠君愛民。篤行實學。俱可概見。朱文公。楊文節公。皆敬服之。今金華宋公濂。王公棣。俱重傳道之請。爲文於編首。且爲考訂訛誤。宗頤晚學。若復贊表加辭焉。是何異負雷門之布鼓。銜玉側之堅珉乎。傳道復俾予書以入梓。予聞益有感於心。蓋予五世祖清惠公。歷仕宋孝光寧三朝。有所進典。故辨疑二編。表奏二冊。及怡軒遺稿五集。與考亭朱先生。往復書翰。盡亡散於亂離。一字無或存者。讀是集。烏得不感焉愧焉。何傳道之幸。而宗頤之不幸也歟。清惠公與鄂州爲同時。且仲弟諫議公。亦舉乾道二年第。又與鄂州有同年之好。予不幸而不得書先公遺文。今書鄂州先生小集。是又幸之甚也。羅氏有賢子孫。文獻又存。非先世德澤之厚能之乎。傳道汲汲欲入梓以傳不朽。且其仕也。廉介慎靜。簡易近民。又力學善文。不賢而能之乎。孟子曰。君子之澤。五世而斬。今羅氏十有七世矣。而子孫之賢若是。謂其世德之不厚可乎。詩云。無忝爾祖。聿脩厥德。吾於傳道見之矣。乙巳歲十二月中。豫章李宗頤謹書。

有倬羅公。家於歙邦。幼名曰願。冠字爲端良。其父吏部。內外踐敷。春秋之學。與胡氏抗衡。生子凡六。皆能詞章。公居其五。尤赫赫有芒。旣擢世科。歷仕縣州。出刺武昌。皂蓋朱幡。續用翕以張。夫自五季以來。文氣日卑。宋室龍興。篤生哲師。大名倡於前。范張和之。汝陽後其源。二尹導之。迨於廬陵。日粹以美。臨川南豐。眉山父子。同燄而聯輝。清寧協順。功用發揮。精氣充斥。暢達蕤綬。變化合神。而光景弗虧。奈何王轍旣南。

涉於偏頗。衰俗羣趨。以事決科。浮聲切響。駢言儷詞。襲謬而踵訛。公挺其閒。弗徇弗阿。濯其孽痼。障其頽波。謂六經之作。如日行天。不可以軋摩。唯秦暨漢。是則是倣。接其遐軌。而視法在柯。然而畜之不宏。則動之弗振。涵志今古。潛神典墳。玩陰陽之交。察海岳之文。覈治亂之變。通典禮之津。以至稗官虞初。旁行敷落。鳥獸蟲魚之倫。凡可以資博識者。咸區別而彙分。精思力索。從暮達晨。玄功以凝。將通乎鬼神。故其形於簡翰。鑰啓繭抽。高雅精鍊。莫之與逮。喬岳嶢然。上凌太清。而陋夫土邱。戴冕執玉。屹若山立。而異於卉裘。棠溪之金。美則爲鏐。干將之鐵。百煅是適。視彼蝕鏹腐鉛。食乎不侔。考亭朱子。取法魯騶。發人瑕類。一髮必讎。獨推公文。而不舍者。以協理之微曲。嗚呼。公旣逝矣。遺文四行。唯於東南。粲如列星。遭時不平。遂壞於兵。其諸孫宣明。賢而有徵。懼懸黎之鏹彩。慮結綠之沈英。復鏤於梓。以震其聲。以開其明。以錫於衆聽。濂也不敏。幼誦公文。蒼白無成。搏朽壤以代礪。不壓亦傾。揉敗壓以爲弧。莫使之弭。其瞻公之製作。猶應龍之降升。區區贊述。何繫重輕。姑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。使後生小子。知豪傑之士。不爲衰俗所囿。而渾雄之作。或當與秦漢并。洪武二年春王二月初浣。翰林學士承旨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景濂序。濂旣造鄂州小集題辭。或曰。諸文章家多曰集。此獨加以小云者。其亦有所說耶。濂曰。鄂州爲郡日靜。春劉先生實爲倅。二公相得。驩甚。及鄂州卒於官。靜春撫柩哭曰。公輔器也。竟止於斯邪。人雖亡。文不可亡也。亟哀遺稿入梓。以不暇求全也。故號之爲小集云。惟鄂州平生著文頗多。當時諸公咸服其精妙。而朱文公楊文節公尤用斂衽。鄂州嘗手書陶令祠堂社壇二記。爾雅翼序三篇。寄樓宜獻公。樓公

每爲子弟誦之。又重書以遺從子深。且謂後之作者。欲論淵明及社稷事。恐無以過此。復恨爾雅翼一書。未能見之。則其敬愛。有不在朱楊二公下。濂竊意其雄文偉論。照耀簡冊。如三篇之比者。決不爲少。今所存僅止於五卷而已。不亦重可惜哉。近歲以來。兵火迭變。其出於縉紳之所藏者。又非靜春所哀之舊。鄂州賢子孫宣明。方務極力蒐羅。成書以傳。故因或人之問。附其說於題辭之左。使知鄂州之文。已非全書。其幸存而未泯者。天下學士。尙宜相與謹其傳焉。潛溪宋濂再拜謹記。

羅鄂州小集。故爲書十卷。鄂人嘗以刻板其州。新安鄭氏家。亦有刻本。歲久皆廢軼。今其存者五卷。其七世孫宣明。力搜訪之。復得雜文若干首。附於五卷之末。而郡人趙汾氏。新喻趙璣氏。皆爲訂其譌舛。乃重刻板以傳。屬予序其後。羅公諱願。字端良。新安人也。幼穎悟。強記絕人。比長。落筆動萬言。若不經思者。旣乃悚然而悔。力探精索。或數月不妄作一語。刊創世俗陳腐之習。一取法於秦漢。蓋其學號稱宏博。而其文雄深典雅。幾於古矣。公蚤以蔭補官。紹興末。調臨安府新城縣監稅。又監饒州景德鎮稅。尋監南岳廟。非其志也。乾道二年。擢進士第。歷知饒州番陽縣。不上予祠。主管台州崇道觀。八年。除通判贛州。攝其守事。以簡易爲治。贛人化之。部使者列其治行以聞。淳熙六年。知南劍州。陛辭奏疏。其言剴切。深中時弊。孝宗嘉納之。從臣又交薦其才。改知鄂州。旣至郡。上疏言。鄂自古用武之地。下流陽羅堡。尤險要。城壘皆不可不治。民饑以田質穀。而本息不侔。宜爲立其中制。強盜法當死。而賞之者。諸州所配隸。其數不實。當究其數以絕姦宄。瀕湖曠土。新舊佃種者皆有弊。覈其實而定著之。則租稅可易集。民間咸獲多邊鄙良民。

姦人誘略以來。宜聽其自言官。而官出之。其政事若此類。多所施設。而尤以勸學劭農爲先。久之。積用大著。藹然有循吏風。適天旱。禱雨。立日中。得暴疾而卒。年四十有九。十一年七月也。鄂人懷其德。圖像靈竹寺祠焉。初。公父汝楫。政和二年進士。官至御史中丞。吏部尙書。兼侍讀。以龍圖閣學士。提舉太平興國宮以卒。立朝有節概。爲時名卿。及公又以文學世其家。公兄弟六人。兄顯。顯並通判福州。頴。通判夔州。頴。知郢州。弟頴。通判蘄州。亦皆以文學名。而其後子孫。復彬彬然多可稱道者。故論新安之世家。未有盛於羅氏者也。公平生所爲文甚多。此所謂小集者。特存十一於千百。朱文公蓋嘗深服其文有經緯。而亦惜其傳之不能多也。嗚呼。公之於文。觀其所自至。誠足以自名其家。而卓然其立於不朽矣。列諸儒林文苑之間。無足多者。而史闕其傳。後生晚出。幾無所考。非可歎哉。予故序其書。特述其履官行事。并其家世淵源之懿。蓋以補史氏之闕。使讀其書者。因得知其人焉。其已具於吾友宋太史所序者。茲不復道。公所著春秋爾雅翼若干卷。新安志若干卷。行於世。洪武二年春三月。穀旦。翰林院待制。金華王禕序。

予里去新安不四百里。自幼及長。聞羅鄂州政學之名。著於前代。向淳安友人徐大年。得其文集於趙子常氏。予切觀之。留於書帙半載。每與大年私論。特恨不克傳諸世耳。今又六七年矣。茲來淮安。識其孫山陽令傳道。遂出示鄂州文稿。編輯成集。將壽諸梓。嗚呼。仁者之有後。其在斯乎。鄂州之文。議論精粹。意趣深遠。如社壇陶令祠堂二記。皆有絕人之論。惜乎所幸存而未泯者此耳。焉得其集。盡傳於世。以爲矜式歟。然則廣搜而博求之。以備大全之美。又誠有望於傳道也。洪武己酉仲春朔。後學嚴陵馬城。

鄂州羅公。爲宋淳熙名臣。其文章在當世。已爲樓宣獻朱文公諸賢所推重。豈獨後世乎。然其文之傳於世者。僅小集五卷。其全書則莫得而見矣。是以士大夫惜之。近因兵燹。其小集又復散佚無傳。豈不重可惜哉。伯衡未冠時。嘗獲見於同姓伯父參政滋沔公所。方舉進士。習爲時文。未暇太究其說也。後不自揆。竊弄筆學爲古文詞。思得公之文以爲師法。求之十五年不可得。今年會公七世孫宣明於京師。始得而學之。以償其素願。然不敢贊一辭也。何也。狐腋之溫也。鼎臠之旨也。非口舌之所能形容也。況宣明且圖重刻。以嘉惠來學。則將家有其書。而人人皆若伯衡之蒙其煥。而飫其味矣。又何用贊爲。雖然。古人之文章。見於人者多矣。尊而傳之。不皆其人之子孫也。蓋其必可傳者。雖非其人之子孫。懼其淪沒放失於兵燹之餘。而遂至於磨滅。無不知其尊而共傳之矣。世之人。無不知其尊而共傳焉。則其子孫又當何如也。然則宣明力求於既失。校正而鋟梓。昭示於無窮。亦賢孝之心哉。吾知士大夫之惜之者。將慰喜之不暇矣。宣明字傳道。篤學有文。今爲山陽縣令。以廉能著稱。蓋子孫之克肖者云。洪武二年十二月四日。眉山蘇伯衡書。

鄂州以公輔之器。位不滿德。年未五十而歿。天胡嗇其壽而獨昌其文耶。先生之文。範於理而雄深雅健。追古作者。恨不得見其全集。序爾雅翼。社壇記。陶令祠堂記諸篇。猶在集中。可免宣獻樓公之憾。抑何幸歟。先生之七世孫傳道。將鋟諸梓。以垂不朽。其亦可謂賢子孫矣。括林公慶書。

聖人沒。六經絕。而文章之法垂。春秋以還。述者孰不欲襲芳貽猷。傳信來葉。未始置於方策。其稱者可知。

也。左氏孟軻孫卿而降。代不數君。近世有唐宋四家之號。遂令初學。膠固耳評。他若罔聞。知愚嘗以爲不必然。諸子咸師孔氏。誠理至辭達。可名世也。卽如仕績。世史所錄。胡寧一士。今稱輔相若蕭曹。長民若龔黃之屬。亦率若無復餘子。夫其然乎。蓋銓藻人品。宜揭其冠冕。至尙友得師。靡遺可也。趙錄旣南。氣感文細。朱呂數君子。說理之外。稱者僅僅。有如新安二羅先生。鄂州端良。郢州端規。蓋未之前聞也。今讀其書。則異矣。鄂州之文。誠齋攻媿。當家二老。固稱之。朱子又稱之。以至於今。宋太史王忠文輩。累稱而益崇。噫。信乎是也。愚言詎非一得乎哉。舉其尤者。而廁諸四家。亦復奚媿。理致嚴實。規模爾雅。太史所謂與秦漢并。知言哉。至其政績可見。又何嘗自讓龔黃諸人。談者睹是。宜無容易矣。先生之集。前後彙刊傳泯。顛末俱存衆序。宏治己未。其十二世孫惟善等重刻之。請允明紀事。輒申狂簡焉耳。今集凡五卷。鄂州文十一首附焉。此惟善之新志也。亦善圖也。歲在庚申正月上日。長洲祝允明序。

凡例

鸚鵡洲後賦首云。乾道六年。端規道鄂如荆。感鸚鵡洲之事。慨然爲賦。願覽而繼之。則前一篇的是羅鄧州作。誤入小集中。今爲改正。

趙東山書後。稱小集五卷外。片言不可復得。今案東觀漢記序。見馬端臨文獻通考。汪王廟考實之文。十一篇。一見王伯厚所輯忠烈廟實紀。一見家簋墩新安文獻志。皆信而可徵。又新安志序。向亦失載。續成補遺一卷。集中宴劉尙書致語。末有口號七律一首。本宜移置詩類。第以事文聯屬。姑仍其舊。

舊集題詞或稱序。或稱後序。今搜得前後刻共十一篇。概稱原序。惟其裔孫書後二。則稱原跋。至於序次。悉依時代。案趙新喻序云。金華宋景濂。旣作題辭於卷端。王子充又爲之後序。似應列趙於宋王之後。但考其歲月。宋王俱云洪武二年。實係己酉。趙則乙巳。猶屬元末。且子充集中。亦有郡人趙汾氏。新喻趙壘氏。屬予序其後之語。彼此互相推引。而文成之先後。都不可稽。故不得不以歲月爲斷。閱者幸勿舛錯見嗤也。

前賢評論舊系篇末。亦有不專主某篇無可附麗。而綴於本卷後。或傳後者。殊覺體例不一。今益以宋方虛谷。元洪潛夫跋爾雅翼二則。本朝王新城先生三則。概列首簡。餘當續採增入云。

羅鄧州刊有狷菴集。當時已散軼不傳。僅存遺文一卷。載小集後。謹依原本編次。以著二公競爽齊名之

目其猶子似臣。徽州新城記一篇。攙附似乎不倫。僭從削去。舊刻字句。頗有譌舛。其確然無疑者。輒加更定。否則闕之。

是集向刻於家蒿亭。式莊姪。時吳綺園。祕東巖。曾泰。汪牧庭。誠。張序四。日倫諸君。家夔州。峯姪。及季弟友聲。鳴。皆醺金襄事。後以蒿亭北游。訖未卒業。余頃繙閱舊本。稍參管見。另爲副墨授梓。蒿亭之刻。固自不妨並行也。其中搜遺訂誤。多採諸汪君文治。澤度。而商榷考核。佐余不逮。則陳君楞山。撰家姪偕柳。元愈季弟友聲。與有力焉。故當附書。